

王中文 著

# 水浒

# 別傳

英雄泪

(下)



水浒別傳（正部三）

英 雄 泪

卷一



**英雄泪（下）** YINGXIONG LEI 王中文 著

---

责任编辑：李本达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4印张 4插页 307千字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1992年10月第2版 1992年10月第2次印刷  
吉林省物资学校印刷厂印装 ISBN7-80528-556-X/I·104 定价：7.67元

---

## 目 录

第八十五回	卢员外机锋惊诸国 柴皇孙儒雅动深宫	.....1
第八十六回	褒方腊醉闹天章阁 哭宋江词悼探菊亭	.....22
第八十七回	宋徽宗伏害横枝玉 魏长乐买弄小旋风	.....44
第八十八回	救人犯时迁展飞术 送行客刘唐斗朴刀	.....66
第八十九回	阮小二激成太湖变 金大坚抵换苏州刑	.....91
第八十五回	巧孟康智损绿毛龟 狡侯健戏引花蝴蝶	.....111
第八十五回	东京城大开文武科 绛霄楼狎结忠义社	.....134
第八十八回	樊魔君术哄富八爷 张小妹刺配高衙内	.....157

目 录

- 第八十五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五回

高太尉密布查抄网	.....179
燕小乙大打生死擂	
扈三娘索抓陈丽卿	.....202
卢俊义枪挑张雄晖	
纠缠战徐宁斩四将	.....226
关门策柴进系渠魁	
赵皇帝震意斥王黼	.....249
卢先锋饮酒遇张仙	
祝氏兴风灵寿定计	.....272
张清助阵黑煞魔王	
神算子迷惑金兀术	.....295
笑面虎智赚赵良嗣	
童郡王被盗赴拘地	.....318
宋公明决策得幽居	
宋公明潜入沧州府	.....340
李小二荐举贤友朋	
阎王殿三难鬼脸儿	.....362
兰花巷一得及时雨	
杏树院中柔情似水	
燕子楼上薄意如霜	.....387

第九十九回	刮百姓苦地下无皮 斩封豕幸天上有眼	..... 411
第一百回	破盐山喜坏鲁毛球 战凤冈胜属花神臂	..... 433
第一百一回	贺军功弟兄忠义堂 觅仇人母女关山路	..... 459
第一百二回	宋公明献九天玄女 张船火斩两条鳄鱼	..... 481
第一百三回	五龙寺空房逃蒋敬 轩辕谷乱箭射徐和	..... 501
第一百四回	燕雀逃天祚帝丧邦 龙虎战金兀术受阻	..... 521
第一百五回	柴合后水阻斡离不 宋先锋兵困金兀术	..... 551
第一百六回	关大刀二战兀颜光 梁山军大破金兀术	..... 570
第一百七回	青眼虎偶捕哈迷蚩 黑旋风误放金兀术	..... 603
第一百八回	卢员外轻身创五帅 张虎骑飞石打众雄	..... 623

第一百九回

红花谷卞勇遇知恩 ..... 643

第一百十回

天台山李逵诛群丑

第一百十一回

人参峡有高人指路 ..... 664

第一百十二回

怒蛇坑无善士开门

第一百十三回

单调计擒走催命判 ..... 685

第一百十四回

铜板战挡住黑旋风

第一百十五回

人参娘子死护人参 ..... 706

第一百十六回

李铁牛儿生煅李铁

第一百十七回

黑李逵哭传绝命斧 ..... 730

第一百十八回

罗真人笑送一网情

真家庄众秀竟归途 ..... 749

白洋淀英雄决大计

高太尉兵困太行地 ..... 775

大雄王马踏获鹿城

关大刀三战兀颜光 ..... 797

梁山军猛荡探日峰

怀恨战王进走天涯 ..... 817

设盟约高齐占地脚

诉衷情不纳良朋劝 ..... 846

听套曲落尽英雄泪

目 录

第一百十九回

- 童娇秀万金买公田 ..... 867  
耶律飞千里送孤子

第一百二十回

- 金兀术长驱入幽州 ..... 887  
林豹子血战勇捐躯

## 第一百一回

# 贺军功弟兄忠义堂 觅仇人母女关山路

山东道行军总管鲁绍和落马，他身旁的诸将、谋士尽皆下马呼救：“相公苏醒！”半晌，他回转过那口昏厥之气来，又听了城里逃出的贴已将领的详报，便双手拍膝，仰天哭道：“天乎，天乎？宋江何人，竟欺我于如此地步？可惜圣上交给我的十万大军，难道竟如此休了不成？将军和谋士们，我等家小尚在城中，已经陷入贼掌，后果奈何？大家若还有为国之心，何不鼓众向前，夺回沧州，可免我等这场奇耻大辱！”

将军、谋士们听了他这番言语，都冷场少许，谁也不做声。忽然，梁山追军从后面发起崩雷卷潮之声势。鲁绍和的败军和城里出来的逃军惶惶又溃，原来未成阵势的阵势，如春阳射雷，倏然而解。徐和忙抚着鲁绍和的肩背道：“相公，如今欲求再战，只能是冲突重围。梁山宋江、吴用二猾贼，已有定局之计，我若去攻城，正是‘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是求生不成反求死。何况城中居民已变，徒劳不益之事，我们不必做了。相公你看，梁山贼军已围上了我们，我们若能挥戈杀出便是好了。至于家小，歿于王事，也是没法子的事儿。”

第一百一回

众将都齐声呼道：“相公快上马，官军前锋已与梁山贼党接仗了。”

鲁绍和见大队官军已和梁山军纷纷搅杀起来，何能不惊心动魄？他仓促上马，畏缩在众将之中，又依徐和之见，向南冲进。

城中杀出的一万多弓箭社壮勇，在范天喜的率领下，对官军始行扇圈儿包围，又同东来的花荣之军，把鲁绍和刚刚集中起来的万数逃军，象分乱麻一样，把他们分成了数绺儿，用手硬搓，搓之不成，战之不降，是不放手的。

沧州城中之反是由来已久的。宋大贵商和他的亲随曹方，到处舍财扬名，已为城中多人信任。沧州四十八弓箭社又为邓云、邓威娘父女所管，他们早和宋、曹二人定好反沧州之计；又加上一个智谋过人的范天喜赶回城中帮定宋江、曹正等人，那么欲达目的，已是易事了。宋江在城中起事的前数日，已派宋清给卢俊义、吴用通了信儿；宋清赶回沧州之日，正是风冈大战的末一日，就在这一夜，沧州城中发起了事变。四十八弓箭社的壮勇们听了邓威娘宣布投梁山、取沧州的命令后，忽雷般的一声号炮响起来，他们捉起了府、县两廩之宰，杀了些平日鱼肉百姓的胥吏。沧州百姓也趁势响应，他们平日受鲁毛球、许封豕的刮削，不堪待死了，一旦听说梁山泊的大王宋江就来城中解救他们，便到处互相传呼，奋然成队，叉耙棍棒，石头瓦块，把沧州城中的大小衙门，都砸得狼狈不堪。

宋江带领曹正、杜兴二人，由燕青、李逵、解珍、解

宝、邹渊、邹润、宋清、焦挺、郁保四、陶宗旺十位好汉保护，直杀入鲁绍和的军营中，聚起了弓箭社的一些头目，由宋江当众宣布了梁山军纪，尔后又向大众讲：“梁山大军，天明前必到沧州。”大众踊跃狂呼，由范天喜指挥，邓威娘、李小二夫妇率领，一齐登城守备。果然在起事后两个时辰，梁山的一万马军由林冲、马麟、邓飞带领，兼程袭到，开入沧州。平明以后，雷横、蔡福、蔡庆带一万步军从梁山也杀入沧州。城中大多官军做了俘虏，少数被杀、伤或者逃出城去。

四十八弓箭社的头目们把沧州交给梁山军后，杂以城中数千青壮，又在范天喜的指挥下，杀出城东，向凤冈方向推进。天到已时，宋江又命雷横、宋清、蔡福、蔡庆、陶宗旺五将带一万人马，半骑半步向败残的官军推进。

鲁绍和向南冲突时，梁山军迎头泼了他们一阵箭雨，官军的前锋大多伤亡，鲁绍和同一丛将士们，马不前进，一齐叫起苦来。亏得徐和情急智生，他那瘦干干的脸上泛起一丝丝的笑容，他跳下马去，手拍老卒庞毅的肩背道：“老庞，老庞，你若护救出我等，何愁不拜将封王？”徐和又回头向鲁绍和道：“总管相公何不代圣天子封了忠于王室的庞将军？听见了吗？老庞是将军了。”

鲁绍和应声叫道：“庞毅儿，庞毅儿，你只管冲锋在前，本帅代圣上封你为征东威耀武果勇致能决胜灭寇前锋大将军，荣列侯等。我要封了不算，等回到东京后，你当着这一

## 第一百一回

干证人，可以批我的面颊！”

鲁绍和连说了三遍，说第一遍时，庞毅低下了头；说第二遍时，庞毅抬起了头；说第三遍时，庞毅跃马于诸将之前，哈哈大笑，尔后又泪水滢滢地大叫道：“庞毅今日身为列侯，还有何说？愿为总管前驱，杀出梁山这小小的阵势！”他舞起大刀，左旋右旋，拨开箭雨，冲出了数百步，搅起了翻江倒海的汹涌之势，梁山军将被他扫倒了数十人。鲁绍和等人借庞毅之力，杀透了两层重围，无人敢挡。梁山军将叫杀之声，震动十里之外。

梁山将小霸王周通从凤冈方面催军卷杀过来，一柄大杆刀飘洒银花，耀武扬威狂杀入官军队里，忽见鲁绍和等一千人从重围中杀出，头前一个庞毅如摇头猛狮一样滥杀梁山军将，不觉心中大怒。周通指挥几个头目做他的后哨之卫，他自己横大刀怒斥一声，直取庞毅。庞毅不待接战，只一箭射中了周通的左腮，翻身落马。庞毅又豁开周通的后卫，举大刀便斩周通。幸亏杨林一马杀到，抵住了庞毅。梁山军抢回周通，安道全给他医好了箭疮，落下金钱大小的一个瘢痕。周通是个好修饰容貌的男子，每每对镜，引为深恨……

杨林战庞毅也只十多合，便觉眼花缭乱。庞毅一方战杨林，又回头大叫道：“你众人快保鲁大总管从西南方向冲出，我随后便来！”

官军众将果然如庞毅所言，护卫着鲁绍和从西南方向冲出重围。

杨林于战围中又冲突了十多合，依然抵不住庞毅，但却

发起狠来，一杆枪横挥竖霍，不按法门，忽被庞毅一青龙刀勾着了后心，连护胸甲带内层战衣都划开了膛，伤着了皮肉，鲜血涌出。杨林忙用枪压住了庞毅的刀杆，夹马跳出了核心，近卫的梁山军都骇了一跳！

庞毅见杨林败去，又前冲了十多丈，无人可挡。忽然黄信杀到，横丧门剑邀住庞毅便战。两员将盘马旋人，足足斗了二十余合，难分强弱。梁山军扎好圈子，擂鼓喊号，声威稳战。庞毅见自己被截在重围中出不去，心生焦躁，一柄青龙刀狠出怒拽，与黄信如斡钢梁、卷铁皮般又敲打了三十合，犹自战不下黄信。庞毅心生一计，踅马跳出圈子要走，黄信摇着丧门剑，跃马来赶。庞毅忽地把马一拽，那马后退了丈余，把黄信却闪到前边去。黄信一时回不过头来，庞毅举起大刀便劈黄信后脑，梁山军将都惊呼了一声：“哎呀！”

但是，庞毅的大刀虽举起来还没有落下，早有一支硬箭如霹雳般飞过来，正中庞毅的面门，庞毅大叫了一声，撇了手中的大刀，翻向鞍桥之后落马。千队万伍都向北吃惊地一看，但见金光一道，是射中庞毅的花荣杀到。花荣见庞毅大逞狂妄，死不改悔，便发箭射中了他的致命之处。黄信早已踅回马来，连劈了庞毅数剑，那个年过七十，还不老守田园，一心要得将军做的“官儿迷”，只落得：身躯变做征尘土，随着西风上九天。

庞毅落马后，鲁绍和也从战围中冲出，花荣下令南追，于是梁山军马如发大水一样，向南方激荡过去，所有败残官兵，全在歼杀、俘虏、降顺中。

## 第一百一回

鲁绍和仓皇南遁，只有数十残骑相护。他们冲出沧州地界，亏得在东光寨屯扎的，一向做为鲁绍和犄角之势的兵马都监风会，带一万军马来迎。鲁绍和惊魂方定，一见风会，说些个前情，便于马上哭道：“风将军，事至如此，老夫有何面目回朝面圣？”

风会道：“相公既中贼人奸计，如今也无可奈何了。只好请相公快入东光寨中，将战事申奏到汴京中书省，以待朝命为上了。”

徐和也说：“风将军所言是道理，相公应纳之。”

鲁绍和点点头儿，便“死逼梁山”地带人马向东光寨中开来。他们刚刚行了二三里，由沧州方向飞跑了一些败卒来报到：“花荣催大军由后面追来了！”

徐和听了于马上道：“后面如此紧迫，前面定有梁山的拦截军。风将军倾寨来迎我们，恐受吴用的暗算！”此语方毕，队前尘头起处，由东光方面驰来一些官军，直入风会军中报到：“风将军，梁山吴用亲统一万多军袭入我东光寨中，又陈兵寨前，堵住我回军的道路。”

风会、鲁绍和等人听了，哑言半晌，谁也没说出话来，诸将都乱叫道：“这可怎好呢？”

徐和皱眉半晌，向风会道：“下令三军持住八方，我等先陪总管相公用饭，饱食之后，我自有计脱险。沧州失去，东光守也无益，吴用投井下石，枉取可笑耳！”

风会乃是鲁绍和举荐的人，一向言听计从，何况语又出于徐大军师，还有何回驳的余地呢？于是他按徐和所言，传

下令去。令下之后，日落平野，阴云渐起，一忽儿雷声大作，暴雨在远天上捅下去。后边杀声大起，前边东光方向也传来鼓声，风会的一万军心都发冷地打起颤来。

鲁绍和在用饭时，只吃了大拇指头肚儿那么大一块馍馍，嚼在口中，干放砾石咽不下去，徐和又劝又说，才咽下腹中方罢。用饭刚毕，狂风暴雨和梁山军从南北两方同时来到。大雨，一注平地生波，所有的军马都淹在雨阵中。梁山大军一到，便把风会的一万军马搅在漩涡中。战事方迭，官军便象砸开的一堆窝瓜，白花花的瓜籽儿，金灿灿的瓜瓢儿，崩得到处都是。梁山军在东光寨北的合歼战是在雨夜中进行，而官军也象大雨一样，梁山军一裹一围，他们也都哗哔地跪地投降。

也是在这天夜间，杨志奉花荣之命，同施威、杨烈、邓天保、王大寿带一万梁山军，击溃了驻扎盐山的官军，义军重得了盐山、清真山、冷艳山三寨，重新招收了三寨义军。

大雨过后，泥泞满路。一轮炎日在大运河边绿柳梢头，早起的运河船民都戴着凉笠子，到自己的船头上，手打眼罩儿看天空，又互相说着夜间的雨景儿。有的船民用小声说着：“梁山军来了，官军败了。”

忽然，运河大堤上飞跑下两个人来，他们是由南向北跑，并且口出喊声道：“救人哪，有人跳水了！”

船民们往水之上流一看时，果然水波中漂下一个人来。常言说：“救火的要当大事，救水的要使大智”。早有几个船

## 第一百一回

民扑通通地跳下水，拽住冲下来的人，一起拖到船上，那个跳水的人还没淹死，只处昏迷状态。船民们又看大堤上跑下来的那两个人，一个年近四十，白脸白得发青，黑须黑得溜尖；另一个的年纪同白脸的仿佛，又胖又黑，粗短胡子。船民们又看那跳水的人，年到六十，一脸大青胡子重下巴，一双鼓琉璃似的大肉眼泡子，肩上，臂上都有布包扎，似是中了伤。船民们忙问从堤上跑下来的两个人：“你们这是怎么了？”

他们说：“都姓张，大哥张福，二哥张禄，三哥张寿，一奶同胞。因往沧州为商，遇上了大战，梁山军抢劫了我们的十多车货物财帛；大哥张福气恼不过，投了运河。”

那白脸张禄道：“亏得乡亲们救了我的兄长，大恩似海，日后要报的。只是我们无处安身，还求治伤救命则个。”

船民们道：“谁没有个三灾八难的，可以到我们的家。”于是都下了船，把跳水的张福载到东岸，搭到一片荒地上。不料，河边走过一个人来，那人也就是三十多岁，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身后带着两个随从，一个举着一个鸟笼子，一个打着一副竹板。白脸张禄一见这个人，登时眉开眼笑，喊了一声：“小苟！”

叫小苟的那个人也喊了一声：“徐和兄，您在做什么勾当呢？快请到寒舍叙旧吧！”

徐和一听，脸色飞红地道：“小苟，您叫错了人。我不是徐和的表兄张禄吗？我和徐和姑生舅养，有些个象吧？”

小苟愣了一愣，才“啊啊”了两声道：“对，您不是徐和，您是徐禄，还真是小人记错了。”

徐和又忙打岔道：“看你这记性，什么徐禄，我是张禄。再过一会儿，连你的福山庄也忘记了吧？”

小苟忙说：“对，张禄兄，请到我的福山庄吧？”

徐和没好气地扯开那些抬张福的人道：“别别别，不用你们了，苟三公子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要到他家去，不用你们动手动脚了。”

有一个名叫刘余的后生船民叫道：“大家快放下张福，看张禄老兄这副脸子，怕我们沾脏他的衣服呢！何苦来，我们实在闲不住，不如去看蚂蚁上树呢！”

船民们赌气放下了张福，都躲在一边怨道：“咱们‘割草的供不起放驴的’，快散了去休，这三个姓张的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骂得徐和白瞪着眼生气，又不敢发作，只可和苟三公子唠叨了几句，苟三公子走了，徐和便和他三兄弟张寿看着他大哥张福。呆了不大工夫，苟三公子约着他大哥苟大公子，他二哥苟二公子，领着一伙人从福山庄村中窜出，七手八脚地把张福抬了去。

张福者，山东道行军总管鲁绍和也；张寿者，东光寨兵马都监风会也。至于张禄，他是徐和，福、禄、寿三人又是从他口中生出的，算是一奶同胞的三个难兄弟。昨天夜间，大雷大雨，鲁绍和等人从战围中化装逃出。他们今晨奔到运河边，意欲渡运河回东京，可是鲁绍和觉得无颜去见赵佶，他趁徐和、风会不防之际，扑通一声跳了水。可惜他孽缘未尽，又遇上好心的船民们把他打捞上了岸；又可惜他孽